

《静静的顿河》爱情描写的东正教模式

——肖洛霍夫艺术世界文体结构探之三

王先晋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提 要：《静静的顿河》的爱情线条与另两条长线互为依存，组成哥萨克的命运结构体系。哥萨克爱情是在长期完善的，既温润又散发着血蒸气的民间社会生成的，是在格外发达的哥萨克文化小传统中不自觉长成，与俄罗斯大传统——东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社会是大传统强小传统弱，哥萨克爱情在大小传统碰撞中，又恰逢 20 世纪初动荡转折年代，就演绎出许多悲喜剧。本文主要探究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描写的美学本质，展现大匠诗魂的风采。1) 两者的爱情线条最长，情感场其上，结局奇诡，是小说中最完整成功的艺术创造。2) 两者的爱情本身是小说中所有革命的滥觞，是革命的首要体现，不能理解为革命的背景。这是它有别于其时大多数俄苏小说爱情描写的主要特征。3) 作者不仅从东正教及彼岸来探讨，而且托葛利高里——娜塔莉娅——阿克西妮娅三者的爱情从人的精神状态探讨两者爱情的本质。4) 在爱情中关注人心及生命结构（永恒争斗），关注自我理想人格塑造，强调生而为人的幸福，使肖洛霍夫的爱情描写东正教模式与西方宗教文化、东方文化及佛教文化有相契合之处。

关键词：哥萨克爱情；哥萨克民间小传统；东正教模式

中图分类号：I512.0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本文探讨哥萨克有情之天下。¹肖洛霍夫笔下哥萨克有情之天下涵括亲情、友情、爱情、世情、风情、心情等七情。其中爱情及两性对小说结构而言最为重要。

2 爱情的本原

爱情及两性是哥萨克氏（血）族社会的重要生命线。在这部惨烈又悲婉的史诗中哥萨克女性的爱情世界构筑了多难的柔美，肖洛霍夫为其立言与歌哭，形影相随，深化因缘，曲清明净。如果各类型的爱能克服利己主义，改变人的本质，那么两性之爱的升华力量则无疑居首位。读《静静的顿河》都会为小说中起伏的命运、来去的爱情写得如此酬心而感叹！都会为草原上那一份神秘原始的爱意写得如此简率而歆嘘！阿克西妮娅的“顿河要流去多少水，才能把你寻回来”的牧歌式爱情低吟不就是当代人“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欲罢不忍，欲止还休”的爱情表白的古朴表达吗！？（肖洛霍夫 2000：271）这时域的顿河与别情千古意象在一个哥萨克农妇的口中流畅成爱情的千古绝唱！这种本原的指向利他的爱情直达人心素朴而激越的深层。其次，肖洛霍夫爱情描写的东正教模式与小说“一切回归根及原生态”的艺术总风格是相吻的。研究家基谢列娃指出，普希金之后的文学时代长期偏离原生态的人类存在主题，如描写成功，追逐功名，美妙婚姻，有利可图的勾当，爱情阴谋等，而在《静静的顿

河》中经过肖洛霍夫的“陌生化”，“人类存在的主题回归到根，恢复到原生态，”（Киселева 1999：253）回归到人生命与存在；回归到爱情的本原：性爱，浪漫，婚姻家庭。这既是作家的时代创新，又符合草原文化生存及爱情的客观面貌，也暗合多数当代人类学家对爱情本原的厘定。“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道德经》16章）。这种描写客观上是对20世纪文明进程中人格异化现象的反拨。读《静静的顿河》能唤起对人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因爱至上天至道。小说中爱情依托的情感场塑造，爱情的框架都明显受之草原文化爱情模式及当代性，但作者笔下的整个爱情网络与爱情东正教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说东正教模式是《静静的顿河》爱情本原状态描写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虽说爱情的本原受东正教染化体貌有变，但必须承认，这形式是离爱情本原形式较近的一种形式。而这又是与作者的“钝感力”紧密相联的。如果说肖洛霍夫对社会模式的追求表现出一种敏感力，那么对爱及两性的描写则渗出一一种“钝感力”。²“钝感力不是迟钝，而是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有意义的感觉迟钝，不因眼光短浅而喜忧，保持信念往前走，以迟钝的顽强意志求生存，它是为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与智慧。表面木讷，实际上是宽容和谅解。”（吴海云 2007：17）作者在悠缓艺术描写中把爱情主角的“钝感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钝韧多难柔美的哥萨克爱情的神奇模式。肖洛霍夫此种爱情描写达到了现实主义的真谛。做到“致虚极，宁静笃”，洞知万物，达天达道即使物适合人的本性本心。再者，小说中崇拜哥萨克女性，女性优于男性，蕴含着肖洛霍夫对20世纪战争暴力的否定，对宗法制生活方式的辛酸凄凉面的失望与奋争，这里爱情的主要功能是克服战争及内战中任意滋长的、生存情感的冷漠和孤单，是对人性的张扬，是对阻扰这一切的东西的批判。与现代小说中那种陌生人社会中情感按摩功能相异趣，体现了作家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女性描写传统的继承。

肖洛霍夫式爱情描写的成功在对以降文学的影响中格外彰目：对20世纪60—70年代俄苏散文产生了大面积影响，成为该时代多种散文重要的爱情资源。也可说成为此阶段爱情描写的第一推动力。须指出，小说中女重于男的描写立场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爱情等情感方面，至于社会经济关系上肖洛霍夫对于传统描写立场无根本反对。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已进入索洛维约夫绝对爱的哲学模式。总之，作家笔下渐次推及极致的爱情还属传统描写范围，但对20世纪初小说而言它标志爱情描写的新阶段。

3 爱之长之重

众多研究家把小说的各种爱情悲剧作为顿河史诗的第二重要侧面来论述，作为承受悲剧重负的支架来论述。（孙美玲 1994：100，85）还有研究家认为，全书的爱情与欧洲历史小说把爱情传奇作为主要情节支架是“截然不同”的，但又不是走闲笔，它是“诠释人物复杂性格的内结构”。爱情内结构是家族命运结构主曲的“伴奏”与“和声”。（冯玉芝 2001：84，94）还有研究者认为，爱情线索过于庞大挤压了小说的核心描写空间。（Мусатов 2001：181）以上研究家的诠释对问题阐述起了重大作用。

笔者认为小说始于爱终于爱，整个内容在爱情架构中。破题中葛利高里爷爷与土耳其女人的爱情惨剧（1部1卷1章）到尾声中阿克西妮亚死在葛利高里怀抱中（4部8卷17章），形形色色的“哥萨克爱情”此起彼伏，被作者尽情倾洒在章页中，其文本叙述长度比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史还长。破题尾声都维系爱情，彰显着爱情份量。

2）爱情是小说“引进门”的情节，又是结穴之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爱情实质就是对旧习俗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顿河一切随后而来林林总总革命的滥觞，又是其终结。其序曲是破题中葛利高里爷爷打破哥萨克惯例的爱情革命。当葛利高里由爱情革命进入社会领域，最后转而放弃对人生道路的探索时，“只有她（爱情）在向他招手，就像在秋天寒冷的黑夜里，草原上遥远颤抖的篝火在向旅人招手一样”。（肖洛霍夫 2000：1289）最后才有

他与阿克西妮亚远走高飞的情节。爱情就像一个巨大圆圈涵纳着《静静的顿河》。

3) 从业已完成的艺术画面来看, 爱情也是小说最成功最完整的艺术创造, 是小说双结局的最重要部分。标志着天生的人道主义者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爱情的熟稔和结构安排的精巧。

葛利高里追寻的哥萨克生活模式, 因时代智慧和个人智慧的原因, 肖洛霍夫未想清楚也无力写清楚, 结局里让他暂停在新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这个人物及小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完成性。就像普希金写《奥涅金》结局是“未完成性”的结束。(Лотман 1988: 17) 就像莱蒙托夫“完全独特和极具艺术性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未完成性”, 如《瓦吉姆》、《莉科夫斯卡娅公主》、《什托斯》、《当代英雄》。(Маркович 1997: 137) “未完成性”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开拓下成了“独创性与艺术性”的标志, 成了“俄罗斯开放性长篇小说”的范型之一。可以说《静静的顿河》明显地接受了这种类型的开放性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传统, 同时也受 20 世纪初文学思潮迭涌产生的现代小说美学波及。早在 1934 年, 小说才发表两卷之际作家作答时就坦言: “毫无疑问, ……对我产生影响的有 K. 汉姆生及一系列西方作家。”(《列宁主义者》1934: 10 月 11 日) 总之, 正是各种元素交汇融合, 致而形成了肖洛霍夫小说的美学价值, 他的小说负载着本原小说的美学本质——未完成性, 现代性。(巴赫金 1998: 138) 也就是把小说的功用发挥到极致! 这乃真正艺术家文化家的创新: 继承多于扬弃。

肖洛霍夫给葛利高里安排了“恰到好处”的结尾: 战胜内心险阻, 重回故土, 在精神上与顿河土地、人民近在咫尺。但作为“葛利高里艺术形象(探索哥萨克氏族社会真理为主的艺术模式)是未完结的, 但又是独创的。正是在这独创性的“未完结局”的背景上爱情的完成性结局格外醒目。葛利高里埋葬了阿克西妮亚。只有爱情叙述落幕了。爱情在双结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4) 小说的当代性赋予爱情完美的情感场。肖洛霍夫写尽哥萨克爱情的各个侧面及形式。既有境界大开的阿克西妮亚与葛利高里之东正教式爱情, 也有革命者的爱情。更多的是儿女情长, 离别愁绪的爱情。既有孤独苍凉的温润爱情, 也有简率粗砺的爱情。小说对爱情的线及点不下五十处。肖洛霍夫擅长对哥萨克爱情及暧昧(非俄罗斯式的暧昧)的精确把握和暧昧进程中缓缓前行的内心挣扎、抗争及突破的表达。读起肖洛霍夫的生花妙笔, “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庄周 2001: 39) 从该视角观照, 爱情是小说的主曲也不无理由。研究家 B. 拉夫洛夫把小说视作“爱的神奇之书”, 有一定道理。(Лавров 1995: 5) 也许圣经中的保罗说得不对。保罗在使徒信中对希伯来人说: 为避免瘸子走岔路, 要把道路修得一点岔道没有的“笔直”, 未必科学。为了严肃把哥萨克主要生命线——有情趣的爱情置次要位置, 未必科学。

或许应该说三条线条平等依存, 缺一不可。我曾在拙文(之一)中将小说概括为三重奏式的“平行重复”的嵌镶结构。并依次将它们的深层结构归结为: 草原模式, 圣经模式和东正教模式。草原模式可追溯至古丝绸之路时代, 圣经模式——公元 4—5 世纪, 东正教模式——千年前。它们是历史又是现实, 它们与小说三条线条的历史时长的客观性质相吻合。它们在顿河史诗的时间地图上平等依存, 缺一不可。它们是一种表达人类命运的互为依存的和谐结构体系。同时每一条叙述线条都反映了人类命运结构的一种亚模式。肖洛霍夫生前多次谈到他艺术的影响源, 列举了托氏, 果戈理, 契诃夫, 蒲宁以及西方作家, 但从未提及普希金。但俄罗斯著名研究家基谢列娃据《静静的顿河》文本细读得出结论: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结构受普希金和谐诗学结构影响。主要受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几何结构, 平衡环形, 首尾呼应”表达人类命运的结构影响。(Киселева 1999: 253) 言之有理!

4 爱情与革命

爱情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之一，它不是革命的舒展背景。也就是说爱情不能理解为那时一般小说的革命背景。因为阿克西妮娅与葛利高里的爱情本身就是小说中所有哥萨克革命的滥觞，是革命的主要体现，是小说情节的破题。肖洛霍夫力图通过两情相近欢娱日洽使哥萨克先解放从而更健康，摆脱 20 世纪初社会萎靡状态的倾向性很明显。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又是艺术。他没有像许多二三十年代俄苏小说一样将爱情“理想化”，视为精神和意识主题，而是从自然和谐的男女关系起步，进而促进平衡的精神与肉体完美结合的革命。肖洛霍夫有通过爱情探索人生之路的倾向，用爱情和谐启动精神新生，注入生命力，促进探索者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革命。但认为他想用两性和谐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达到社会改造，那是幼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孤立的个体，这一点辩证唯物作家肖洛霍夫有足够的认识。

其序曲当然是葛利高里爷爷那种被家族视为“耻辱”的爱情革命，但很快葛利高里爷爷身处故事之外，只有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始终处在故事之内，是“父与子的父，吐蛛丝的母蜘蛛”，它引发随后的一切。（希利斯·米勒 2002：55）《静静的顿河》的生活转折就是从这场爱爆发起步的，而不是从社会革命起步的。在小说 1 部 12 章之前《静静的顿河》的哥萨克世界的生活是平静带田园风味，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的爱打破了鞑靼村的平静，波及到所有与他们相关的哥萨克：“阿克西妮娅如痴似狂地沉溺在自己晚来的苦恋中”。“他俩的疯狂爱情是那么非同寻常、明目张胆，他们俩又都那么疯狂地不害臊地专一地投身于爱情烈火中，即不怕人也毫不隐瞒，邻居们眼看着他们身体一天天在瘦削，脸色越来越青，以至人们现在遇到了他们，简直都不好意思看他们了。”

“开始，葛利高里的伙伴们还常拿他跟阿克西妮娅的勾搭来取笑他，现在都缄口不言了，……”

“如果葛利高里到士兵之妻阿克西妮娅那里去的时候，装出偷偷摸摸的样子，如果作为士兵之妻的阿克西妮娅和葛利高里勾搭的时候，有所顾忌，同时也不拒绝其他寻花问柳之徒，那么这段风流韵事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和刺眼的地方了。村里谈论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但是他们却几乎是毫不掩饰同栖双飞，他们的结合似乎非同一般，完全不像是逢场作戏，风流一阵子就散伙，因此村里人就认为，这是犯罪的伤风败俗……”。（肖洛霍夫 2000：17）这里“犯罪”一词不是狭窄的法律含义，而是类似陀氏《罪与罚》中那种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界限和古老规律的作为。同时这种超越又构成艺术中值得重笔浓彩书写的革命性和浪漫主义精神。这义无反顾的草原爱情使《静静的顿河》卷起翻天巨浪。作家不无理由地描写道：“一个大浪扑来，一下子就把葛利高里冲出了很远。轰鸣的水声，就像是一块巨石从悬崖上飞落到水里，‘啊—啊—啊！’阿克西妮娅在岸上什么地方尖声叫喊。葛利高里吃了一惊，从水里钻出来，朝着呼叫声游去。‘阿克西妮娅！’只听到风声和滔滔的流水声。‘阿克西妮娅！’葛利高里吓得浑身发冷，喊叫道。”“‘葛利沙，你在哪儿？……’这是阿克西妮娅的哭叫声。‘为什么你不答应一声呀？……’葛利高里往岸上爬着，生气地喊道。”

“‘大浪一下子把我冲到岸上，’她喘着气讲道，‘简直把我吓晕了。吓死啦！我以为你准淹死了’。”（肖洛霍夫 2000：35—36）

两人的爱情史是顿河革命史的重要部分，它引发了一系列革命，它也和社会革命一样要超越以前的界限和规律，呈现出浪漫主义气质。男女双方都处在主动位置，都以进取与顺从为各自角色。爱情每一方都焦虑不安地为对方忙碌着，为的是给生存寻找理想通径，为生命寻找最美丽的寄存。谁也无法预知什么是 20 世纪理想和哥萨克生存及爱情样态，但他们以行动表现了没有激情就没有生命与生活的存在。作家描写的是他们真情体验、动情相许、相思相恋、相守相望的一份爱。他们以行动宣告“另一些敌视”19 世纪哥萨克生活原则的“原则”已经悄然降落在顿河草原上。（肖洛霍夫 2000：1121）艺术启始正确就不会有混沌。随后而来的是水到渠成的具解放性质的社会革命的一切。爱情革命的动力学体系传递感染了社

会革命：以人为本建始一切，追求浪漫人的解放本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使命之一。两种革命在哥萨克那里同构。这种民族志书写符合具“古代世界风貌”的现代“族际体”——哥萨克及氏族社会的发展进程。（恩格斯 1972：128）

生活与生命的浪漫况味存在。除此之外这种爱情的本质还有可能是什么？是依东正教学说体现基督救渡精神？抑或如法国埃菲尔铁塔是多支点的？！总之，他们的爱情已超脱了建立在爱情的自由天性与哥萨克文化道德约束之间冲突之上的旧窠臼，预示着中心主人公追求真理的启始。

5 上天之爱的东正教寓言

有研究家认为，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实践的是欧洲的命运观念，是一种命运悲剧。小说破题葛利高里爷爷与土耳其女人的爱情悲剧似地结束了。尾声中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以同样的气势结束，两者“奇妙地首尾衔接，实现了命运观念。”

笔者认为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循的是东正教模式。《静静的顿河》中男女爱情是在草原文化背景上展开的，带有远古时期草原文化性崇拜性光荣的传统，缺少俄罗斯经典小说那种玫瑰色彩，释放着顿河湿重的喘息，来去无影的雷雨气息。小说多处出现黑云翻滚雷雨将临的场面不无道理。（当然小说也有少许的雨丝风片般的温润爱情。）葛利高里爷爷的爱情是典型顿河草原文化粗砺爱情的一个缩影。对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之爱描写，虽然作者非常注意爱的发源、历程、感悟以及女性至诚至真的情，但更注重深一层的爱情感悟，明显反映出肖洛霍夫循的是东正教传统：“有错之爱在上帝照耀下可以变成崇高上天之爱”。葛利高里是有妻之夫，阿克西妮娅是有夫之妻，两人双双堕入爱河。在叙述者肖洛霍夫看来他们的爱是爱的革命，同时在约定俗成爱的社会里又是“有错”的。但这“有错之爱”又是复杂的。它不是轻浮、闪电堕落式爱情，而是一种果断泼辣的爱，一种神圣东正教之爱，为爱宁受千般苦的利他之爱。阿克西妮娅说：“就是当牛做马，我也跟着你，葛利沙……”。（肖洛霍夫 2000：210）“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就是去死我也心甘情愿。”（肖洛霍夫 2000：1975）这确实是刻骨铭心的爱！这是不依托理性完全沉浸在信仰感情中的东正教情爱。欲是讲收入，情是讲付出，方向相反。完全的牵挂他人之情、完全的付出之情，这是爱情中的基督救渡精神，这是我们界定两者爱情东正教模式的原因之一。

这是甘愿为之相守到地老天荒的爱！但他们确实违背东正教的上帝戒律。上帝戒律之一：“不要贪图邻居的东西，不要贪图邻居的房屋，邻居的土地……邻居的牲畜。不要贪图邻居的一切。”在小说中肖洛霍夫有所含意地将两人安排为邻居，又留下了明显东正教模式的痕迹。这是我们界定两者爱情东正教模式的原因之二。

正是在这模式下阿克西妮娅的爱像东正教徒的爱，历经磨难坎坷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最后，就在两人远走高飞，爱情圣果将成熟时，阿克西妮娅死于偶然的流弹。为什么肖洛霍夫要女主人公死去而不让主人公远走高飞和谐美满呢？这种安排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在顿河生活中也不乏先例。但这种结局不属于他们。试想一下葛利高里远走高飞，成家立业，子孙绕膝，美满迎来晚年。难道从艺术哲学上能够这样看吗？对中心主人公的死亡，优秀作家从不吝笔墨，春蚕到死丝方尽，人太浓腻的纠缠，需要一个死结才能嘎然而止。这决裂是上天的旨意，不能人为弥补。这真是“天长地久有尽期，此恨绵绵无绝期”。其要处是需高度吻合作家的艺术哲学。那种远走高飞偏离了肖洛霍夫的美学设计轨道。肖洛霍夫举重若轻，只轻轻一笔，妙手回春，照亮了两人爱情的实质。正是偶然流弹这种上天旨意的艺术巧合，爱情现实才成为被关注和诗意的，爱情本质才得到诗意展现。按照东正教传统，他们只有永恒争斗的受折磨、忏悔才能进入崇高境界。作者借巫婆德萝兹吉哈之口说道：“从河底冒出来的寒泉……像猛兽一样在心中思恋和狂热的诱惑……用神圣的十字架……最纯洁最神圣的圣母……把上帝的奴隶葛利高里洗礼”。（肖洛霍夫 2000：77）可以说葛利高里以后人生道路

上的波折，相当程度受制于“洗礼”模式：走错—洗礼—正途。阿克西妮娅用自己的死，赎清他们的爱之错。这是爱又是恨！这种用生命代价所赎之错，能够得到上帝原谅和宽恕。情比物更长久，哪怕天地消失，因情缘生的恨会长久存下去，长恨歌！流弹歌！这是肖洛霍夫心中最完美的爱，这是我们界定两者爱情东正教模式的原因之三。

在天国阿克西妮娅是贞洁，清白的，他们两人的有错之爱，进入了上帝照耀下“上天之爱”的行列。这样两位主人公不仅创造了“有错之爱”，而且创造纯洁的“上天之爱”。小说不仅揭示了两人身上被遮蔽的“幽暗意识”，更加彰显了两人身经东正教洗礼的“爱”发出的光芒。东正教有一句话：谁不会爱，谁就不会懂得上天。因为上天就是爱。反之，谁要认识上天，谁就应学会爱。接近爱，就是接近上天，对爱施虐（以不好的爱代替好的爱）就是对上天施虐。东正教教义以上天（爱）为一切本源。他们在上天照耀下拒绝了不好的爱，阿克西妮娅远离麻木的阿斯达霍夫；葛利高里则在初秋田野对妻子说道：“我不爱你……”。肖洛霍夫让东正教徒阿克西妮娅和葛利高里经过“好的爱”同时又是“有错之爱”，走到“上天之爱”前成为上天之民。这不是白居易汤显祖的情超生死之说的俄罗斯版？这是原因之四。生而为人，幸福！如果享受上苍赐予你的一切，如果赴死也要幸福地生存，如果为自己而骄傲，那么上苍会对你说 幸福！反之，上苍会说：生而为人抱歉！这就是肖洛霍夫要告诉人们的。

“在朝阳灿烂的光辉中，他埋葬了自己的阿克西妮娅。……他向她道了别，坚信他们的离别是不会长久的……太阳在阵阵热风的晨雾中升到沟崖上空。（肖洛霍夫 2000：1983）就像二人独自来到天堂一样，庄严肃穆到极点，而且周围明朗宏敞，好像真能同天接近。面对东正教至大至美的形象——上天，阿克西妮娅“活得痛苦，爱得痛苦，死得痛苦”的利他的一生得到明净的升华，他们粗砺的爱，滴水成珠如涅槃般化为了生命动人的吟唱。在作家笔下，阿克西妮娅的妇女主体自我意识由爱孕出，升华为独立人格，使精神之恋、肉体之情浓缩成爱的东正教寓言，情的绵延永恒、爱的超越时空借东正教模式得到最完美体现，这是肖洛霍夫艺术的成功。

肖洛霍夫找到了一个好的叙述方法，使粗砺爱情器音变成了东正教式爱情的天籁。虽说，爱情的本原受东正教染化体貌有变，但在笔者看来，东正教爱情是作者为自己时代主人公安排的合时宜的、存在合理性的、自然的爱情。从当代人看，它又是无奈的爱情，散发爱的本原的情爱面对动荡的政治时代总是无奈脆弱的。偏知不是爱情的时代，女主人公一往无前，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坚韧顽强的优秀俄罗斯妇女形象，一位深知生活与爱情况味的妇女形象。肖洛霍夫表达了对不是荒谬的爱情的敬意，借“荒谬爱情”表达对生而为人之幸福的颂扬，对阻扰这一切的批判！肖洛霍夫的生花妙笔为 20 世纪初沉重的历史添上了多情的一笔！

6 灵魂之爱

肖洛霍夫不仅从彼岸、东正教及人体外探讨，而且托葛利高里——娜塔莉娅——阿克西妮娅三者的爱情从人的身心、人的内在精神状态探讨两者爱情的本质。

娜塔莉娅是位在家族势力下的贤妻良母，随遇而安，屈从于强大的现实；阿克西妮娅是一位可以为虚幻的爱情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女性，认为爱高于一切。如果前者接近东方型爱情主人公，那么后者则靠近西方型爱情主人公。在阿克西妮娅看来，个人自由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个体生命一样，是人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权利。她扮演着 20 世纪现代小说中的反串男性角色、推动事态的角色和弱女贤妻角色，这样双重角色赋予小说现代性。这样，在较为开放的哥萨克小传统环境中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В. Кожин指出：“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爱情对娜塔莉娅是残酷的，不亚于社会革命的残酷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同情两者，欣赏两者呢？”“因为这里有天使和恶魔的争斗，所

以他们两人才显得美好。”陀氏通过《卡拉玛佐夫兄弟》主人公米佳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美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神秘的，这里恶魔与天使争斗，战场是人的心灵。”（Кожин 2003：779）正是东正教永恒争斗的心灵战场使两人“不常规”的爱情绽放着美的光环。永恒争斗是两人爱情魅力所在，也是人类存在主义根基和悲剧根基所在。正是在这争斗中善在一点点增长，恶在一点点消减，这是读者同情欣赏两者的根源所在。再者，作家笔下主人公的心灵永恒争斗与生理年龄有关。“青年人和老年人注重‘永恒’争斗，已占据生活位置和极力捍卫这位置的中年人意识更关注‘眼前事’和‘思想’。”（Кожин 2003：780）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经历及人生经历就是明证。写《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正值青年时期（1928—1940 年时值 23 至 35 岁），对永恒争斗的关注似乎是他内心生活的外向化。也许中年后肖洛霍夫由于远离永恒才使批评家得以籍口批评他“江郎才尽”！？三者——永恒争斗的爱情魅力、读者的心理支持力，好事多磨的美学欣赏原则息息相关。还有人认为爱情自我表现和性爱机会的张力才是同情欣赏两者的心理根源。言之在理，却又并非尽然。不排除作者有“远实用而近娱乐”（鲁迅语）的民间艺术家目的，但作者笔下的爱情及性爱与 20 世纪现代派描写的“狂野的美”是有隔膜、区别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也可视为借镜取资的缘由之一吧。

关注心灵的磨斗，使肖洛霍夫的爱情描写既与东西方宗教及文化相联，又与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呼应。西方宗教中一直对人类的“幽暗意识”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建立在人性“幽暗意识”上的心灵永恒争斗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幽暗意识”是从古希伯来社会的宗教中来的，大致意思是说，人虽可能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也就是永远不能神化，但同时，他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就像帕斯卡的那段关于人的悖论的名言：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低能儿是指人在理性所受的限制，爬虫指道德上堕落。这就是对人性时时警觉的“幽暗意识”。这一意识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绵延不绝，对西方“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整个民主制度的核心发生了极重要影响。由于有这种对人警觉的“幽暗意识”，才有西方文学中永恒的争斗，才有读者对文学永恒争斗的激赏。文学的目的就是阻止人们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推动人走向善，最后建立公正社会。正如苏菲派思想家和诗人教导我们的，我们越是挖掘我们自己的存在根基，我们就越是能够切近共同的人性源泉。

我们东方一直秉持“人性向善”观念。³向，代表人内在力量。人的内在力量是向善的。儒家孟子之说是说人性是在走向善，是讲一种趋势，不可能两分（人性恶或人性善）。这与儒祖孔子学说注重趋势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国文学一直把激活人内在力量，克己私利走向善，把爱引向善，视为己任。把善对人格的养成视为首。佛教说一花一世界，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世界，如果人世间有不公正的事情，就是人心里不干净。佛教视心为一切本源，哪怕主观感受曲解客观实际。所以每人眼见不干净的世界，要努力修练自己心里不干净之处，“心乱，一切皆乱，心明，万事通达。”自看自明自救。⁴最后能达到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从“心”开始。人要有佛心，要有文化的“文化”（即宗教），要有知识。

对人幽暗意识警觉，注重信仰实践和灵性的修炼，推动人走向善。而这一切与东正教中先注重理想人格，后建立公正社会的东方质地是相契合的。

在爱情中关切人心及生命结构（永恒争斗），关注自我理想人格的塑造，生而为人的幸福，使肖洛霍夫的东正教式爱情描写模式与西方宗教文化、东方文化及佛教文化有相契合之处。须指出，肖洛霍夫爱情描写中既有作者对两人爱情苦难的同情、怜悯和激赏，也有对人性缺憾的洞烛、失望和宽容。否则不会有葛利高里最诚实的战友普罗霍尔一席话：“我一看你们俩，简直就恶心得想吐……”，“‘这是上帝创造的最坏的玩意儿！’而葛利高里‘含笑’听着这一切。”（Кожин 2000：1713）总之，如果不是苏联文学主流意识的多次嵌制，肖洛霍夫还不知会把爱情东正教模式的多层面做出怎样更加激越人心的深层表现。

7 大匠诗魂

肖洛霍夫爱情描写的东正教模式表层呈现是模糊零碎的,但其根深扎在东正教教义中及作家的传记中。不足六岁就在家庭教师 T·姆雷辛指导下学习,后入卡尔金宗教学校三年,又在莫斯科寄宿学校读了三年,最后在博古恰尔中学及维申斯卡中学直到 1918 年。神学课是必学课。他熟读东正教和圣经戒律,从而形成了他世界观中的东正教部分。肖洛霍夫的东正教模式基本属于所谓的“民间东正教”范畴。其中有非东正教容纳的信仰(多神教及边缘地区的东方宗教)、各种禁忌,如顿河流域的禁忌和中部草原的禁忌,核心是东正教。需要指出肖洛霍夫爱情描写的东正教模式与小说“一切回归本原的艺术风格”是相吻合的。但肖洛霍夫并非只用东正教一把尺子来规循主人公感情,他懂得在人的意愿情感行为中有多元要素,而且还有追求精神情感自我实现的需要,用粗糙的宗教道德审视一切未必完全科学,所以小说中叙述者肖洛霍夫不无道理地写道:“生活总是用不成文的规律支配着人们”。

(Шолохов 1985: 169)表明了作者对草原部分爱情逻辑多元及非理性的默认。在他看来,世界上总有些完全按照自己想法生活的人。爱情中也如此。小说中人物爱情描写不少场面受制于这不成文规律。但这“不成文规律”在他笔下只是东正教爱情模式主曲的“伴奏与和声及插曲”。肖洛霍夫对它们的描写还属于现实主义层面,不靠近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爱情观那种对爱情繁琐细节毫无节制的亢奋。但确实前者与后者有交叉。各种传记材料显示,肖洛霍夫是一位生活态度极其严肃的作家,好丈夫和慈父,爱情的不成文规律艺术描写,也许可视为肖洛霍夫对待爱情的“法国埃菲尔铁塔式多支点”吧,或可看做肖洛霍夫式“大不逾小出可”的爱情书写原则吧(承认默许特定民族区域的风俗爱情的存在,但不认同。这里有个有趣的个案。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家保罗·拉比诺带着他的工具,即他自己、他的身体和他的文化,深入田野调查,进行参与和在场观察,写下著名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从而使民族志的生产经历过程成为反思对象。民族志书写与写作的世俗之事相关,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寓言性的,即客观叙述同时进行了附加的道德、社会或宇宙论的描述。辗转于投入与自我隐身之间,即便是这种既融入又超越的民族志研究家角色,也有人类学者的底线。许多研究家对他这本著作的伪“学术伦理”进行谴责,称他“与当地的混混儿一样”。当“学术伦理”冲击人类公众伦理底线时,人类学民族志家集体尚且如此,艺术家、作家更不在例外。默许存在与理智认同是两码事。(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耶马库斯 2008: 12));也可看作肖洛霍夫式艺术之爱与伦理之爱之隔,真实作者与拟想作者之别吧(伦理之爱与艺术之爱、生活逻辑与情感逻辑能够统一为最佳。但许多情况下,作家人生处处严肃节制,惟艺术作品,拟想作者之感情令其自然宣泄,强之不可出,抑之都难也。这时如拘工匠之事,反不足取。不乏通过此类艺术之爱达到艺术巅峰的。这就是拟想作者的艺术之爱在文学生活中存在的理由)。这或许可视为肖洛霍夫对待爱情的“民间东正教视角”吧。大匠诗魂!

写不同类型爱情尚易,叙述者与爱情共舞又不失尊严与道德底线则难。肖洛霍夫似有神助,进退咸宜,用藏俱适,恰到好处,飘然转身,原则是不为爱情牺牲知识。总之,通过两类爱情我们不仅看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人间之爱的悲喜剧,感悟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而且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与顿悟:情比物长,因情生的爱,因情生的恨,都比物长久。长爱歌!长恨歌!

总之,我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位倾向于悲剧性爱情的幽默艺术家。这里幽默一词取“哲理式(普适)幽默”,即以宽容和谐化解式的“崇高的人世眼界(высший взгляд на мир)”待人待事之意。(Хализев 2009: 121)《静静的顿河》为社会主义早期实践提供了一份人民精神自我意识发展的艺术哲学思考,其中对爱情的思考富有强烈而珍贵的现实精神。相对于科学,学问富足于多代人的智慧,情爱及两性一般止于一代人的智慧,肖洛霍夫笔下提供的哥萨克爱情话语形态及爱情模式的稀世独特性,使其迅速成为 20 世纪俄苏小说重要的爱情资源,并悄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绽放。拉斯普京、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费耶夫、邦达列夫及

许多后苏联小说家就是受益者。

除两性的悲婉爱情之外，哥萨克林总奇异的“七情”世界，从总题词始，“像寒泉从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到尾声中与“大地、太阳的寒光照耀下的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紧紧相联，肖洛霍夫描写的哥萨克有情之天下充盈着哥萨克世界。这已是另外的话题。

8 结束语

我的一系列文章回首肖洛霍夫，不意味返回他的顿河时代，而是力主拥有他精神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欲求把它贯穿到当代俄罗斯生活及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它未关注的问题理应成为今天的警示，这也是它的精神遗产的启示之一。昨天是今日的铜镜，也是今日的营养。肖洛霍夫时代已逝，重要的是，后苏联文学及当代俄罗斯文学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学时代！尤其是民族区域文学，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学时代！

附注

1 拙文《肖洛霍夫艺术世界文体结构探（之一）——〈静静的顿河〉“自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涉及哥萨克有法之天下。在《之二》中我们探讨哥萨克有理之天下。（附：《肖洛霍夫艺术世界文体结构探（之一）——〈静静的顿河〉“自然天成”的艺术结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之二》——追寻的“非零和”社会模式，再论〈静静的顿河〉艺术结构》，《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2期；《之二》（完整版）——〈静静的顿河〉追寻的“非零和”社会模式》//《多元多样多变当代俄罗斯文学》，北京，外研社，2010年。）

2 钝感力是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先生造的词。它是敏感力的反义词，指的是那种相对于反应激烈、张扬，刚硬而言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和能力。钝感力也是人的一种认知和处事能力。它是“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特别在当代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钝感力是人得以生存在现代的力量，也是一种智慧。见[日] 渡边淳一：钝感力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3 页。

3 近有台湾哲学教授傅佩荣认为，宋朝以来，一直讲“人性本善”。其实，孟子从未说过“人性本善”。这个“本”字，是后代误读。他说：“我现在的理解，是把那个‘本’改成‘向’，人性向善。”见傅佩荣《论孟子滕文公篇（上）》，北京：线装书局，2006 年。还有关于人性之说中国思想史上门派林立。例如荀子的“性恶论”；他的学生韩非认为人性是绝对自私自利；贾谊提出权力制衡，治人性，治君主。今有人指出儒家人性之说有粉饰人性美化现实之嫌。我以为儒家人性之说在中国影响最为深远。人性向善把问题解决放在人的内在自然上返求诸己，放在人性的发展趋势上，在发展中解决人性，切合人性本源，有利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4 佛教有许多宗派。大乘的重心是不舍众生、普渡众生，小乘的中心是自我修练。而禅空、慧能精神在中国广大流传：自明，自救。放下终成虚空的妄念、幻想、外在之物，集中自己的赤子之心与良心。

参考文献

- [1]Бахтин М.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M].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 [2]Киселева Л. Ф. Пушкин в ми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 XX века [M]. Москва: Наследие, 1999.
- [3]Лавров В. Голсофа Григория Мелехова [J] //Нева, 1995, №5.
- [4]Лотман Ю.М. В школ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 [5]Маркович В.М. Пушкин и Лермонтов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7.
- [6]Мусатов В.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1.
- [7]Кожин В. «Тихий Дон» М.А.Шолохова [C]// Шолохов М. «Тихий Дон»: роман в 2 т. Москва: Дрофа,

2003.

- [8]Шолохов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1.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5.
- [9]Хализев В.Е.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2009.
- [10]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1]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文集 (8 卷集), 静静的顿河,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12]吴海云. 渡边淳一……[J]凤凰周刊, 2007 (17).
- [13]孙美玲. 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 [14]冯玉芝.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5]庄 周. 庄子[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 [16]J 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 (申丹 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7]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8]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耶马库斯编.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And Quiet Flows the Don: Romance in Orthodox Pattern —— Study on the stylistic structure of Sholokhov's art world (III)

WANG Xian-ji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In *And Quiet Flows the Don*, the theme of love is interdependent on the other two themes, forming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Cossack people's destiny. Cossack romance, evolving in a long period, stems from the soft and warm civil community and grows unconsciously in the well-developed little traditions of Cossack culture while becoming inextricably linked to Russia's great tradition of Orthodox culture. In Russian society where conventionally the great tradition dominates the little one, Cossack romance evolves through the collision of the two traditions as well as the great turbulenc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us generates many tragicomed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the romance narrative of Grigory and Aksinia. 1) the love theme between the two is the most salient among all the themes in the novel, and is also the most accomplished and successful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novel, with a priority on romance scenes and a surprising end. 2) Love between Grigory and Aksinia is the embodiment rather tha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volution. This uniqueness is a major difference from the romance narratives in most other Soviet-Russian novels. 3)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their love not only through an Orthodox and spiritual angle, but also through an analysis of people's mental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the love among Grigory, Natalya and Aksinia. 4) In the romance narrative, the novel focuses on people's heart and life structure (eternal struggl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shaping ideal personality, and emphasizes on the happiness of life. In this way Sholokhov's romance narrative becomes a meeting point of Orthodox culture, western European religious culture, oriental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Key Words: Cossack romance, little tradition of Cossack civil community, Orthodox Pattern

作者简介：王先晋（1954—），湖北人，祖籍山西垣曲，武汉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及小说结构、俄罗斯理论诗学。

收稿日期：2012-08-04

[责任编辑：刘 鋈]